考古人類學刊・第 87 期・頁 1-36・2017
DOI:10.6152/jaa.2017.12.0001

儀式遺產、社會想像與地方認同：以屏東萬金聖誕季為例*

陳 怡 君**

摘 要

本文以 2011 年以來的屏東萬金聖誕季為例，探討節慶儀式作為形塑地方社會的重要機制，如何受到儀式遺產商品化的衝擊。地方居民尋求共識與解決之道的嘗試突顯出地方自主性的行動與發展不僅反映萬金人對於什麼是「萬金」的多重地方認同以及與外來力量之間的「距離感」之社會想像，更是一種新的「地方感」正在形塑的重要過程。一種不同於過去以宗教信仰界定人群範疇的社群建構與社會想像正在成形，「萬金」一直都在過程中。

關鍵詞：文化資產、節慶儀式、社會想像、地方認同、屏東萬金

* 謹此致謝。本文曾於台灣宗教學會年會「台灣宗教及其研究的典範與挑戰」（2013）以及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屆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發表會」（2014）發表，感謝評論人王鏡玲與葉淑綾給予的寶貴意見。論文改寫過程中感謝鄭依憶、鄭瑋寧提供具有啟發性的討論與見解，也特別感謝匿名審查人提出的修改建議。田野工作承蒙萬金人長期的接納與幫助，特於此表達由衷的謝意。

**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87：1-36・2017

Ritual Heritage, Social Imaginary, and Place-Identity: Christmas in a Village in Taiwan

I-Chun Chen

ABSTRACT

Rituals become 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people pursue community-building projects and develop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aiwan. This paper examines what happens to Catholic festivals and rituals, both important mechanisms shaping the Bankim community, in the face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being promo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Christmas seas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Bankim Christmas Season" forms a public sphere in which local villagers project their differentiated social imaginaries and place identities in the ritual performances and material cultures. Moreover, their creative reactions toward commodified Christmas show not only local autonomy to resist official policies dealing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but also that a new sense of place is developing.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tholic ritual, social imaginary, place-identity, Bankim

前言

富有觀賞性的儀式節慶在當代臺灣社會致力發展社區營造與文化觀光時，常成為各地社區爭取資源與地方政府挹注經費的重要無形文化資產。歷史悠久的萬金天主堂與其獨特的天主教信仰文化，不論是對地方政府、當地居民或外來遊客來說，都是屏東縣萬巒鄉萬金村獨具魅力之處。萬金天主堂在 1985 年被屏東縣政府指定為古蹟，而每年十二月初舉行的萬金聖母遊行則在 2012 年被指定登錄為「民俗及有關文物」信仰類的文化資產。指定登錄的理由有：(1) 結合西方宗教與在地民俗文化之活動，具歷史性、傳統性、地方性、文化藝術與典範性。(2) 為全臺最大規模的天主教活動，可見證在地族群歷史發展。(3) 為多族群的表現。[1]

長久以來，萬金天主教社群依循著天主教禮儀年度的週期循環建立起獨特的生活節奏與身體實踐，教友們每年不斷重新實行各種節慶儀式，形塑出身體與地方緊密融合、相互銘刻的特殊地方感。萬金天主教會以「萬金聖母」作為關鍵性象徵，年復一年盛大舉行主保瞻禮與聖母遊行來慶祝堂慶紀念日，透過共享的歷史過去與身體經驗將空間、人群與地方連結起來，成為萬金天主教徒集體認同之核心（陳怡君 2013）。不過，從 2011 年開始，屏東縣政府以「萬金聖誕季」為主題，從十二月初延續到聖誕夜當天，在當地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文化觀光活動。地方政府期待以此儀式遺產作為帶動相對邊陲的屏東沿山地區發展的新動力；然而，聖誕季的營造與操作一再引發新興節慶在當地社會造成的衝擊與爭議。如同夜市的村落、吵雜髒亂的環境、擁擠不便的交通、商業化的觀光訴求，不僅削弱與阻滯了萬金天主教節期慶典所蘊含的神聖性與移動性，外來資源與利益更導致社區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競爭關係。

萬金天主教社群藉由儀式遺產塑造出什麼樣的地方認同？地方政府主導的萬金聖誕季對在地原有之慶典儀式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在地方上引起什麼樣的反應？本文以萬金聖誕季為例，探討儀式遺產作為形塑地方社會的重要機制，以及儀式遺產觀光化對地方社會的衝擊。最後，透過地方居民尋求共識與解決之道的過程來思考地方自主性的行動與發展的意義與可能性。

儀式遺產與地方社會

在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地方社會的討論中，節慶儀式的觀光旅遊對地方社會造成的影響常是討論的主題之一。廖迪生（2011a）指出因為節慶儀式所具有的「觀賞性、

娛樂性與展示性」等特色，常被人們包裝成可以被販賣的商品，期望觀光旅遊可以為地方帶來經濟收入，解決地方的經濟問題。然而，更多的研究卻指出商品化的隱憂，探討遺產觀光如何導致地方社會的負面效應。從香港、韓國與中國等地的相關研究可知，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地方社會的日常生活、文化意義與地方認同緊密相連，然而在文化觀光的發展之下，其內涵卻可能被逐漸邊緣化、折衷改變，甚至空殼化或異化（廖迪生 2011b；朴尚美 2011；王燕 2011）。

國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觀光化的過程中扮什麼樣的角色？以臺灣為例，吳密察（2011）指出 1995 年臺灣的文化政策有了很大的轉變：以「藝術下鄉」來操作原來中央主導的「文藝季」、文建會倡導「社區總體營造」、2005 年通過新的《文資法》等國家政策。另外，王一芝（2013）指出 2002 年行政院推動「觀光客倍增」，各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紛紛提出各種促進地方產業發展與文化觀光旅遊計畫，開啟了「臺灣文化消費時代」。觀光旅遊的熱潮在國家政策底下發展到極致，2001 年正式實施週休二日制之後，更加速休閒時代來臨，各地方政府無不積極利用在地社會本身豐富多元的節慶活動來打造地方的文化建設，最重要的目的是藉著地方行銷策略，吸引觀光人潮與創造經濟產值。然而，2006 年《中國時報》「全台飆節慶」系列報導卻指出縣市政府主辦新興節慶的「十大亂象」包括：節慶名目浮濫、徒具國際虛名、模仿抄襲盛行、淪為人數比賽、缺乏長遠規劃、拼政績迷思、在地文化失根、全台皆夜市化、媒體自失立場、人謀不臧弊端等等。[2] 時至今日，十年前的觀察仍然持續在全臺各地商業化的節慶活動中一再上演，2011 年以來每年十二月的屏東萬金聖誕季也不例外。

那麼，國家透過由上而下、官僚體制的操作過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地方社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蔡志祥與馬木池（2011）以香港的例子說明當代香港隨著傳統漁業與輕工業的式微，旅遊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命脈。在這個脈絡之下，香港旅遊發展局將傳統節慶列為觀光宣傳重點，企圖營造「嘉年華」式的節日氣氛。然而，在吸引外來遊客的旅遊策略操作中，往往只突出某些儀式過程，卻忽略節慶本身的目的、意義以及社區認同的內涵所在。胡家瑜（2011：208）透過臺灣原住民儀式遺產的研究也指出：「大部分無形文化遺產的推動者，常將傳統儀式文化的保存、地方產業的發展和地域的振興活化，理所當然地認定為必然相伴共生」。然而，她認為這種「產業」迷思並無法真正掌握儀式本身與其承載群體內部的許多複雜過程與衝突矛盾。另一方面，政府藉由無形文化資產的推動為地方社會引入新的資源，其結果可能如廖迪生（2011a：11）所說的「新資源的出現，賦予地方傳統新的意義，引出一系列新的社會關係。」然而，

更多的例子卻是如胡家瑜（2011: 216-217）指出的「儀式遺產作為過去資源」不僅暴露出不同社會群體的價值立場與利益考量，衍生出地方社群之間更加複雜的競爭關係，反而導致難以化解的緊張和衝突；而「外來的人潮、資源和政經利益，經常可能是破壞神聖文化信仰和內部自發動力的因素」。

上述研究已經指出由國家主導的文化政策往往受到經濟發展思維的限制，一方面雖促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商品化而創造出各種新興節慶，並為地方社會帶來新的資源和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卻也容易忽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以及其與地方社會的日常生活、文化意義與地方認同之間的緊密連結，更導致社群內部的競爭與衝突。面對這些現象，我們可以採取一種由上而下的視角，例如王志弘（2011）提出「文化治理」的概念來解釋在全球化趨勢下，國家、企業、菁英與社會運動者欲透過地域發展策略運用各種有形或無形文化資產的經營與操作來塑造地方獨特性。然而，在當代新自由主義化的發展之下，人、物、資本、資訊快速且大量地流動，文化資產政策或是文化治理概念所預設的國家與地方二分的框架已無法適用於理解當代的地方情境。

在當代的脈絡，所謂的「地方」成為「各種遠方來的資本、情報、關係匯聚重整的節點」（林開世 2016：99），而地方作為各種社會關係匯聚的所在地，不是靜態、內在一致、無分化的，也不一定具有明確的界線（Amith 2005）。因此，過去有關地方形成的研究，一方面從全球政治經濟脈絡檢視更大的結構性力量如何重新地域化空間（Gupta 1992; Gupta and Ferguson 1992），另一方面則是探討地方的生產過程中，空間、時間與記憶如何相互連結（ibid.; Raffles 1999）。黃應貴（2016）指出由於當代強調個人化的發展，已無法從群體的立場或是血緣、地緣等結構性原則來瞭解地方社會，而是存在著多重地方認同。同時，因為個體與自我發揮到極致，他認為「社會想像極有潛力成為個人間彼此連結成的各種群體中，因提供對生活世界的共同認識與意義的創造而產生一體感的重要機制」（ibid.: 23）。黃應貴採取的是 Charles Taylor 的「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ies）概念，Taylor（2008[2003]: 48）認為社會想像指涉的是「人們藉由想像社會存在的方式、與他人和諧共處的方式、事情在他們與夥伴之間進展的方式、通常可以獲得滿足的期望，以及作為這些期望之基礎的更為深刻的規範性概念與圖像。」同時，Taylor 也指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作為一種「社會自我理解的形式」（form of social self-understanding）使得新的社會想像得以形成，社會成員得以在一個共同的空間（a common space）透過各種媒體與面對面的相遇討論彼此共同關切的事務，並形成一種共同的態度（common mind）（ibid.: 136）。因此，本文借用「多重

地方認同」與「社會想像」的概念，來探討萬金聖誕季在當地居民之間如何具有一種公共領域的性質，透過參與「共同的聚焦行動」（common act of focus）（ibid.: 139），不論是面對面的開會或是網路社群的辯論、身體實踐的宗教儀式或掃街行動等等，去生產、形塑、分享、溝通他們對於地方的想像與認同。

在我看來，「萬金聖誕季」可以說是具有全球化意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商品化故事中的一個臺灣地方版本。不過，聖誕季因是以天主教會聖誕節慶為主體，萬金不同宗教信仰的群體之間並不介入彼此宗教事務，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地人仍將「聖誕季」視為「宗教」範疇。然而，長久以來不同信仰群體各自依循儀式節奏的生活模式，因宗教信仰與生活經驗之不同而存在著多重地方認同，卻在聖誕季期間因面對大量外來者進入的共同經驗而形成當地人相對於外來者的一體感。本文嘗試從地方社會居民由下而上的經驗來看政府如何利用在地原有的宗教儀式導入一個新的節慶？新興節慶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節奏與身體實踐？當地人透過什麼樣的方式表達對外來力量與改變的想法與感受？這樣的關懷實已突顯出不同地方社會有其鑲嵌於當地社會關係與文化特色的不同反應，提醒我們必須更加注意地方社群內部多元與分化的狀況。

萬金天主教文化的地方社會脈絡

（一）萬金村與萬金堂區

萬金村位於屏東縣萬巒鄉，村落南北狹長，西鄰以客家人為主的成德、五溝等村；東邊泰武鄉為排灣部落；南邊的佳和、佳佐等村以福佬人為主。（圖 1）萬金村是萬巒鄉人口最多的行政村，根據 2010 年人口統計資料，有 680 戶，2,479 位居民。當地居民習慣以「角頭」指稱村落內部更小的聚落空間單位，同時指涉居住在各聚落的人群，各角頭的形成時間與居民祖源不同。萬金六大角頭分別是：大庄、田仔厝、檨仔宅、後壁埔、頂頭、紅土庄。（圖 2）前四個角頭屬於教會土地，後兩個角頭則是私人土地。萬金天主堂與村廟三皇宮分別位在村子的南北兩端。天主堂周圍是大庄、田仔厝、檨仔宅三個天主教角頭，形成教友以教堂為中心聚居的居住型態，而後壁埔離教堂最遠，頂頭則有不少教友與民間信仰信徒混居。萬金民間信仰信徒聚居在頂頭與紅土庄兩個角頭。

萬金堂區包括現在居住在萬金、赤山、佳佐等村的天主教徒，2009 年萬金堂區的教友總戶數為 586 戶。以萬金教友為主，約佔堂區教友的七成左右，同時約佔萬金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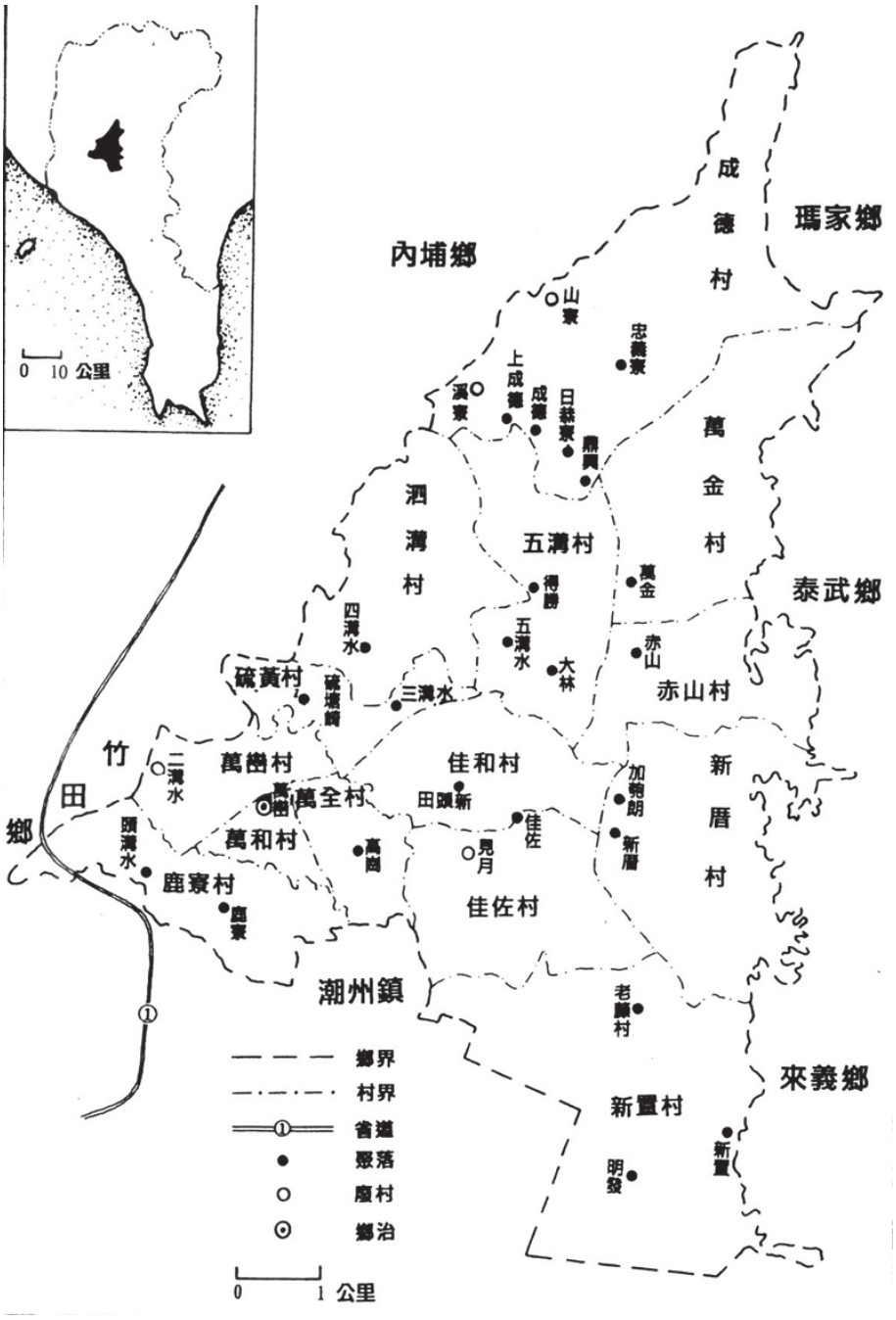

圖 1　萬金鄰近地區地圖（黃瓊慧等 2001：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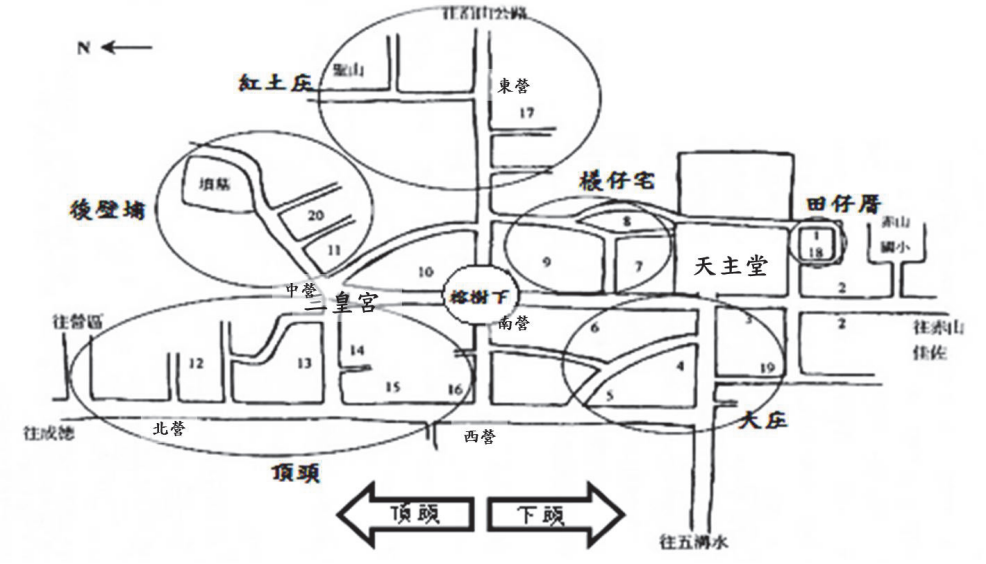

圖 2　萬金村地圖

口的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村民為民間信仰信徒，村廟三皇宮供奉五穀先帝（神農）為主神。赤山位於萬金南方，兩村相距不到一公里，是萬巒鄉人口次多的行政村，2010 年有 620 戶、2,056 人。赤山教友約佔赤山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赤山居民則是民間信仰信徒，村廟慈濟宮奉祀媽祖為主神。佳佐又位於赤山南方，教友人數最少，當地九戶教友約在 1960 年代才受洗成為天主教徒。

（二）「讀教的」與「拜拜的」

因宗教信仰不同，教友和非教友是萬金村最重要的人群分類範疇。天主教徒自稱「教友」或「讀教的」，稱非教友「外教人」、「拜拜的」、「拿香的」；而非教友則自稱「拜拜的」，稱天主教徒「教友」。兩群人在宗教信仰與居住區域上有所區隔，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關係密切，尤其是 1960 年代以前頻繁的村內婚形成綿密的親屬關係網絡，連結教友與非教友，形塑成「在萬金，大家都是親戚」的自我認同（陳怡君 2001）。

西班牙道明會於 1861 年從西南沿海的高雄前金進入屏東平原沿山地區在萬金建立傳教據點。萬金天主堂在開教十年之間，迅速吸引東港溪南北兩岸鄰近地區的鳳山八社社群改信天主教，同時也帶動部分人群依附於教會並集中在萬金的再一次遷徙。傳教初期，天主教傳教士集結龐大物資首先在 1870 年建立堅固的碉堡式教堂，並且在

1872 年之後陸續購買萬金與鄰近地區的土地，以低廉的租金租給天主教徒居住與耕作，保障當地教友的基本生活所需。此後，萬金天主教會持續穩定地成長，天主教信仰也成為當地社會生活的制度性模式(institutional pattern of life)(Shepherd 1996: 126)。以教堂為中心的「教友村」型態強化教會與信徒之間在宗教、經濟與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連結，兩者建立起緊密的依存關係（童元昭 1999）。從此，萬金堂區擁有臺灣天主教單一堂區最多的教友人口，並發展出屬於當地教會的獨特文化，教會聲勢在 1984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敕封為臺灣第一座宗座聖殿時達到高峰。

萬金堂區以區域、角頭、班三個層級來管理教友，包括以下七個區域：第一到第五區在萬金，對應於萬金原有地方角頭、第六區在赤山、第七區在佳佐。各區依照班數選出理事，再由理事互選出一名主席以及萬金、赤山副主席各一名，並與教會神職人員、秘書、各善會會長共同組成「教友傳教協進會」（以下簡稱「傳協會」）負責教會事務的運作，每季開會一次討論教會例常事務，任期兩年。（圖 3）除了傳協會之外，教友也成立許多自願性社團，稱為「善會」，大致是按照年齡階段來區分：主日學道理班由幼稚園大班到國小階段兒童組成、學生青年會由國中至大學階段的青少年組成、職工青年會以社會青年為主、婦女會由中年以上已婚婦女組成、聖家聯誼會由中壯年教友與其家庭組成、在俗道明會以中老年婦女為主、聖母軍以中年以上男女教友為主。雖然萬金教會並不強制教友參加善會，但是許多教友仍隨著生命階段的成長與改變而選擇參與不同的善會團體。平時善會有各自的聚會，當教會舉行大型禮儀或活動時，則配合教會動員善會成員，大部分分工已是約定成俗、行之多年的例行公事。

然而，當代萬金天主教信仰文化的形塑一方面與 1970 年代後臺灣的整體經濟條件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逐漸顯露出原先潛隱於萬金天主教社群內部的差異與動力，透過許多新的物質文化形式再現，更加強化社群內部個人化與多樣化的發展趨勢。民國六十年代隨著臺灣整體經濟的轉型，當地越來越多青壯人口轉向工業部門就業並移住西部大都會地區，而留在原鄉的村民則從稻作轉作檳榔、香蕉等經濟作物，生活條件大幅改善，也開始有餘力改建家屋與墓園。大部分萬金教友完成家屋改建之後，在家屋內外放置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聖母像，各天主教角頭也紛紛興建自己的聖母亭或聖母洞做為角頭的集體象徵。

1990 年代之後臺灣整體經濟不景氣，許多外地工作者返鄉，以不穩定的零工或小生意維持生計，而檳榔生產又不需密集的勞力與時間，部分被解放出來的人力因此能投入教會的事務或相關的產業裡。這個時期除了聖母信仰所呈現的多樣性之外，每年

聖誕節期教友家庭製作與布置自己的馬槽與燈飾，在視覺上各負特色但又圍繞著核心意象的馬槽與燈飾呈現出有趣的在地特色與個別的獨特性。因此，2011 年吸引屏東縣政府在萬金舉辦聖誕季，期待以龐大的觀光人潮與潛在的經濟商機進一步帶動當地與沿山地區的新發展契機。對於長久處於經濟弱勢的邊陲地帶來說，越來越多當地居民與教友開始設想經濟上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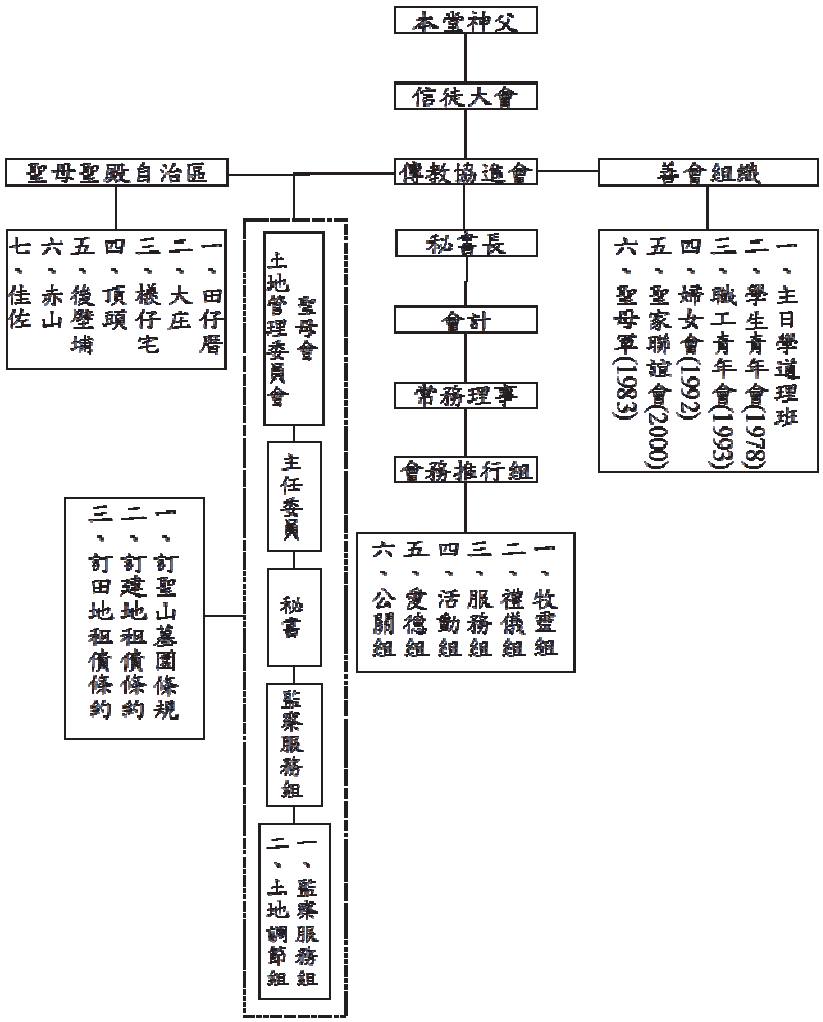

圖 3 萬金天主教會組織圖

日治時期萬金並無寺廟，賽會時才臨時搭建祭壇，祭畢則拆除（戴炎輝 1979）。戰後在現今的廟地創建三皇宮，1977 年因颱風破壞，1981 年重建完成並設置五營，五營地點標示出萬金村內民間信仰信徒居住的主要空間範圍。（圖 2）信徒組織信徒大會，分為八組，各組分別選出頭家數人。除了爐主頭家制之外，三皇宮管理委員會遲至 1998 年才成立，由會員選出管理委員二十五人，委員互選主任委員一人，任期三年。農曆初二、十六由爐主負責犒軍，每三年舉辦慶祝主神五穀先帝千秋的繞境活動。年度祭典為農曆十月中旬的「完福」大拜拜，各家信徒皆準備祭品至廟裡拜拜，當年有男孩出生的家庭會另外準備紅龜粿和發糕，稱為「拜新丁」。儀式中擲杯選出次年爐主，結束前並由法師誦讀書寫各家戶長與丁口數的疏文。

（三）跨信仰社群的地方組織：社區發展協會

儘管在萬金不乏有一些村民同時參與兩個信仰社群的儀式活動而在社群之間流動，但是透過居住範圍、宗教儀式，以及教會中的教友領洗簿與每年完福的報丁口，萬金的天主教徒與民間信仰信徒仍是界線相對明確的兩個信仰群體，彼此並不干涉對方的宗教事務。

萬金社區發展協會是當地唯一跨宗教由地方居民組成的組織團體，當地簡稱為台語的「社區」，意指其牽涉公領域的性質。成立於 1992 年，是屏東縣第一個成立的社區發展協會，由當時的年輕村長（民間信仰信徒）響應政府的社區運動號召村民組成。目前有 350 位會員，理事十五人，監事三人，理事長、執行長、總幹事各一人，任期四年。協會作為銜接政府與地方的中介角色，當社區營造與文化觀光等趨勢與資源進入萬金之後，成了地方派系競爭的主要場域。在社區總體營造和農村再生計畫等國家政策中，由協會編寫計畫書向政府單位申請經費，萬金聖誕季時也是如此。協會的經費來源除了會員會費、申請政府單位的補助之外，萬金每天的早市（週一休市）、週五夜市，以及聖誕季期間攤販的清潔費都由社區發展協會按燈泡數收費。

萬金村與萬金堂區範圍並不一致，萬金村又因宗教信仰區分不同社群，在地方形成與地方認同上都因為這些內部差異而顯得多元而複雜，這些差異也在萬金聖誕季的爭議中造成影響。

萬金天主教儀式與地方感的形塑

萬金天主教徒一年間的生活節奏主要是依循天主教禮儀年度的週期循環，年復一年重新實行各種節慶儀式，而天主教的節期儀式也提供當地教友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實踐脈絡與意義框架（陳怡君 2011）。表 1 為天主教禮儀年度的節期結構，將耶穌基督的誕生、受難與復活等核心歷史事件濃縮於一年之間作為教會儀式與信徒生活的主要參照架構。新的禮儀年度從每年十一月底的將臨期開始，從聖誕節前第四個主日到聖誕夜；聖誕期則是從聖誕夜至聖誕節後第二個主日主顯節為止。一般來說，從將臨期開始至聖誕期結束前後約五個星期的聖誕節期期間，信徒預備、等候並慶祝耶穌的誕生。然而，萬金一年一度盛大的天主教慶典—主保瞻禮與聖母遊行—剛好與聖誕節期的時間重疊；因此，當地教友們習慣等到聖母慶典結束後才著手準備聖誕慶典。

表 1　天主教的節期結構

節期	期間	節日、主日與禮儀	說明
將臨期	聖誕節前第四主日至聖誕夜		新禮儀年度開始
聖誕期	聖誕夜至主顯節	12/24 聖誕夜 （子夜彌撒）	
		12/25 聖誕節	
		第一主日：聖家節	
		第二主日：主顯節	
常年期	主顯節後至聖灰禮儀前		
四旬期	復活節前 40 天 （主日不算）	聖灰禮儀	四旬期開始 大小齋
聖週	四旬期最後一週	聖枝主日 （聖枝遊行）	聖週開始
		聖週四：主的晚餐彌撒 （祝聖聖油、洗腳禮）	
		聖週五：主受難日 （朝拜十字聖架）	大小齋
		復活前夕守夜禮 （大禮彌撒、慕道者受洗）	
復活期	復活節至聖神降臨節，50 天	復活主日	
		耶穌升天節	復活節後第 40 天
		聖神降臨節（五旬節） （堅振禮）	復活節後第 50 天
常年期	聖神降臨節後至將臨期	基督聖體聖血節 （初領聖體）	

2012 年被登錄為無形文化資產的萬金聖母遊行鑲嵌於萬金天主教節期結構與地方人群歷史特殊性當中。萬金天主教信仰文化以非常突顯的聖母意象為核心，濃縮具現在「萬金聖母」這個關鍵性象徵上。傳教初期部分屏東平原沿山地區流動與混雜的人群因為改信天主教而匯聚在萬金，流離失所的移民與過去舊有的連結斷裂，反而藉由外來的天主教信仰與文化重新聚合在一起。在十九世紀末複雜的區域人群互動與激烈的宗教衝突裡，萬金聖母外表顯著的異國風情對外象徵萬金人群在區域中的特殊性，而她始終如一、兼容並蓄的母親意象對內則是反映在內部差異逐漸消弭融合的過程裡（陳怡君 2013）。

1870 年萬金天主堂建堂落成時，奉「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為主保聖人。十二月八日是無染原罪慶節，因此該日不僅是萬金天主堂的堂慶紀念日，同時也舉辦主保瞻禮來慶祝主保聖人的慶節，目前則是配合週休二日的時間將日期訂在接近正日的星期天舉行，方便外地天主教徒前來朝聖。慶典當天早上在教會露天祭台舉行隆重的主保瞻禮大禮彌撒，下午舉辦聖母遊行。遊行有固定路線（圖 4），離開教堂後先往南繞行赤山東半部，然後往北繞過萬金的村廟三皇宮，沿著頂頭與大庄外圍最後回到教堂。遊行隊伍也有固定順序：首先是萬金堂區的耶穌十字架苦像花車、婦女會持萬金天主堂的堂旗與玫瑰經十五端旗做為前導，接著是各教區的朝聖教友，然後是萬金的各善會、主日學道理班的打棍隊、天使班、神職人員，最後由萬金當地中壯年男性教友扛抬的聖母轎壓軸。從十九世紀中期天主教傳入萬金後就持續不斷在當地舉行的聖母遊行對萬金天主教徒的意義不僅是其悠久的歷史，更重要的是當地教友年復一年重複實行聖母遊行不斷地將他們自己的行動、萬金聖母像與生活的地方反覆融入、銘刻、積累在他們的身體記憶中，透過一再重複的實踐形塑了他們獨特的地方感與集體認同。

每年十二月初主保瞻禮結束後，萬金教友緊接著預備聖誕節，主要展現在物質文化與儀式過程兩方面。馬槽與燈飾是萬金教友家庭在聖誕節期的重點布置，教友將馬槽布置在家門前、將燈飾吊掛在家屋外。他們花費非常多的精力與時間在構思、設計與製作，馬槽傾向使用現有的素材或是不需要花錢購買即可取得的東西來布置，燈飾則是向教堂購買。1993 年，神職人員帶領教友在教堂草地上搭蓋起第一座馬槽。可是，這個馬槽與其說是馬槽，還不如說是用竹子和蔗葉搭蓋的草寮。草寮內外擺置了數個陶製的水缸、醬缸，吊了幾個竹編的籃子，草寮旁邊甚至放置了一台風穀機。草寮裡面，擺了真人大小的模特兒模型充當聖母馬利亞與聖若瑟，而聖嬰聖像則是躺在地上的稻草堆上。這個帶有濃厚臺灣農家風味的第一個草寮馬槽成了日後教會與教友

的馬槽原型。雖然近年來漸漸有一些教友開始以比較現代、新潮、時尚的風格來布置馬槽，但是農家景象仍是普遍被使用與營造的主題。我認為馬槽一方面是教友對耶穌誕生的那個馬槽的想像，但另一方面卻是大部分教友對家的意象之客體化投射，這個家的意象帶著濃厚的農村生活的懷舊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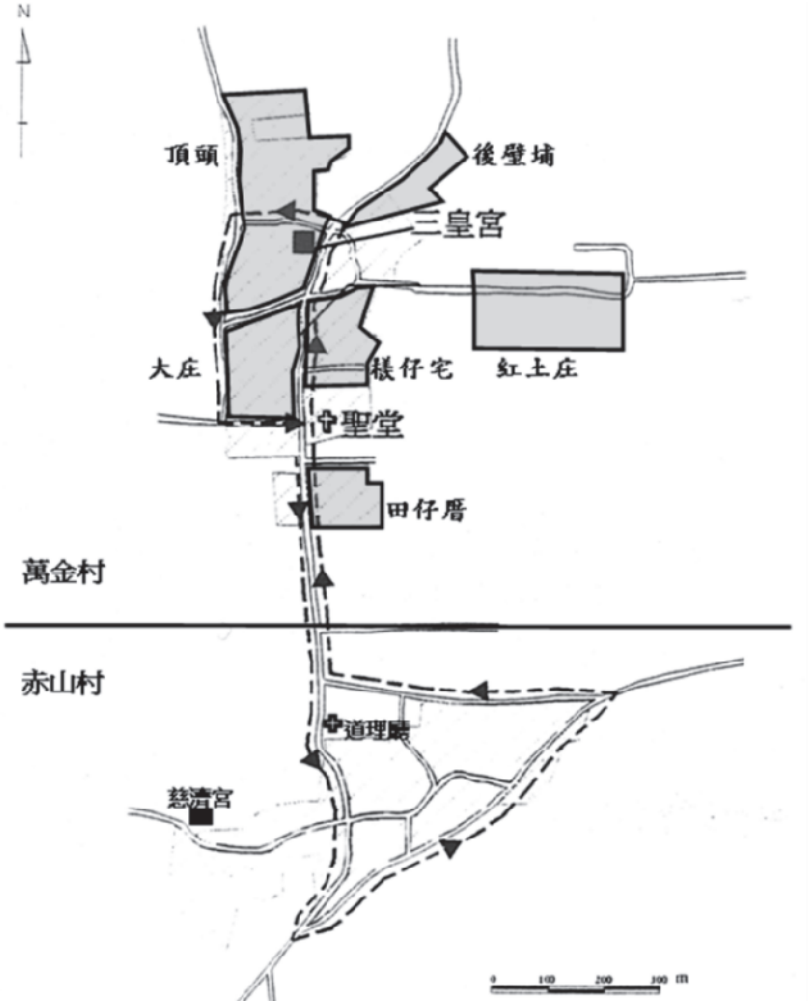

圖 4　萬金聖母遊行路線圖

萬金天主教徒開始大量以 LED 燈做聖誕燈飾是最近十幾年的新趨勢，不僅為萬金的聖誕節期帶來新的感官經驗，同時也再現了當代多元的自我認同。一開始是以教堂為中心，在教堂建築本體、廣場、教會附屬建築與四周圍牆布置燈飾，後來逐漸向外延伸至教堂前的馬路兩旁、天主教角頭，再到教友家庭。前任西班牙籍的道明會本堂

神父與幾位熱中布置的男性教友們共同討論出當年的燈飾主題，參考改良國外的聖誕燈飾，一起在教會製作。有些基本圖案被大量製作，用來妝點天主教角頭的街道，或是讓教友們購買回去自行布置。有些教友則是自己設計圖案，拿著設計圖請教會代為製作，尤有甚者，自己就向教會購買基本材料回家製作。相較於馬槽具有固定的構成要素必須再現聖經裡耶穌誕生的場景，燈飾的表現與主題則更加自由與多元，可以是全球化、商業化的聖誕符號，像是天使、鈴鐺、雪橇、麋鹿、聖誕樹等等，或是耶穌誕生、三王來朝等宗教場景，也可以是非常個人化的圖像。教友們運用各式各樣、各負其趣，而且普遍富有美感與創意的聖誕燈飾在聖誕節期妝點著地方的夜晚，更加反映了當代個人化與多樣化的自我認同與地方特色。例如，2008 年一位男性教友製作了一個臺灣的藍色輪廓，臺灣中間有一個紅色的十字架，十字架下方則是金色的 150 字樣。在這個燈飾主題上方，有兩隻啣著綠色樹葉的金色鴿子，牠們的翅膀被設定成像是展翅飛翔的姿態，主題下方是彩色的 Merry Christmas 字樣，四周則點綴著聖誕鈴鐺、聖誕樹與星星。他家的屋頂正上方有一個閃亮的金色大星星，星星下面發散出幾條彩色的燈線。這個燈飾的構想源自那一年野草莓運動時他們夫妻上台北參加靜坐的經驗，因為感受到當時臺灣人民的生活處境不好，同時配合 2009 年天主教傳入臺灣 150 週年，有感而發創作了這個燈飾。因此，這個燈飾表達了這位男性教友在宗教與政治上的自我認同，並且結合兩者在同一個圖像裡面。其他的例子如在地的商家也以 LED 燈飾做出商店的名稱懸掛在店面前的街道上面，甚至萬金當地的非教友對於將聖誕營造成為萬金在地的季節性特色基本上也抱持著樂觀其成的態度，在 2009 年萬金民間信仰的中心——村廟「三皇宮」也配合了社區整體氣氛以五彩的 LED 燈飾裝飾了廟體。若是放置在整個萬金聖誕節期的脈絡中來看，萬金的馬槽與燈飾雖各具不同的象徵意涵，前者是家的意象的投射，後者則是自我認同的表徵，但是透過報佳音與接聖嬰等儀式化過程，個別的家庭與角頭等社會與地域單位重新被整合於教會之中。

「小耶穌」——聖嬰聖像是整個聖誕節期的核心象徵。聖誕節前一週教會各個善會便開始到教友家中報佳音，報佳音時各組人馬都帶著小耶穌出門。因此，聖誕節前的幾個晚上，總能看見各善會忙碌穿梭於萬金、赤山的街道巷弄，挨家挨戶進入教友家裡報佳音。整個堂區都是報佳音的範圍，盡量不遺漏任何一戶教友家庭。教友們認為報佳音時小耶穌來到家裡會為新的一年帶來祝福，所以都非常期待與歡迎每年一度的報佳音。聖誕夜是萬金聖誕節期的高潮，當天晚上在子夜彌撒之前，先舉行隆重的「接聖嬰」儀式。從 2000 年開始，由堂區的七個天主教角頭輪流，教會每年安排一個角頭作為接聖嬰的地點，角頭的理事必須召集教友布置接聖嬰的馬槽。不過，必須等到聖

誕夜當天，教會才會將聖嬰聖像放在馬槽裡。接聖嬰的主要隊伍包括神職人員、主日學老師、扮裝成聖經人物的主日學小朋友，聲勢浩大地從聖堂出發迎接聖嬰，再沿街遊行回到聖堂，神父將接回來的聖嬰放到祭台前的馬槽裡，緊接著舉行子夜彌撒。彌撒結束後，神父捧著聖嬰聖像讓教友與遊客排隊依序親吻小耶穌。聖誕節當天唯一的活動是晚上八點在聖堂裡舉辦大禮彌撒。萬金聖誕節期在聖誕節後第二個主日「主顯節」時告一段落，當地天主教徒以「三王遊行」來慶祝這個節日，以此結束聖誕期。主顯節過後，聖堂與教友便將馬槽和燈飾收起來，表示聖誕期結束進入常年期。

萬金天主教會聖誕節期的物質文化與儀式過程突顯萬金獨特的地方性。不同於西方社會強調聖誕節與核心家庭之間的緊密連結，[3] 萬金天主教徒既不重視核心家庭內的慶祝，也沒有家庭、家族或是全教會性的集體性共食。換句話說，焦點並不是實際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家庭，而是各個家庭在自己家屋前布置馬槽，以小耶穌為核心意象，與聖母馬利亞、聖若瑟三者共同組成的「聖家」作為現世家庭的理想投射。而各個教會團體在村落內報佳音、各個天主教區域每年輪流接聖嬰，移動的聖嬰在聖誕夜回到教會祭台前的馬槽裡，最後所有教友齊聚教會隆重慶祝子夜彌撒。萬金天主教徒以小耶穌的移動連結個別的教友家庭、天主教區域與萬金天主教會，透過聖誕節期的儀式過程與身體實踐轉化了個別的社會與地域單位並重新整合於教會之中，強化對社群（community）與地方的認同。[4]

觀察每年十二月萬金天主教會以聖母與聖嬰為核心的儀式慶典，我們可以發現萬金天主教節期慶典的儀式特色：萬金天主教徒透過具像的物質文化與重複的儀式展演大規模地在村落街道或公共空間進行，教友藉著扛抬聖母聖像或是帶著聖嬰聖像在空間裡移動，將他們對地方的認同、歸屬與情感融入在自己的身體記憶裡，創造了他們對時間、空間與地方的特殊感知。因此，我認為正是因為萬金天主教信仰文化已成為當地教友乃至於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實踐以及自我認知與地方認同的重要內涵，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夠進一步理解地方政府主導的萬金聖誕季在地方上引起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所具有的意義。

2011 年之後的「萬金聖誕季」

長期以來萬金的聖誕夜只是自家人專屬的慶祝聯歡活動。過去因為子夜彌撒須等到午夜十二點舉行，1970 年代左右彌撒前教會請來布袋戲讓教友們觀賞，後來則是舉

辦聯歡晚會，請教友與社區媽媽表演歌舞，並提供獎品讓教友摸彩。2000 年時教堂建築正在大整修，聖誕晚會和子夜彌撒都在聖堂後面的露天祭台舉行。聖誕晚會由各善會輪流上台表演，隨後子夜彌撒也行禮如儀地在喜樂平安的氣氛中完成。那時，還沒有遊客、攤販和煙火。後來，2002 年開始由職工青年會的年輕人負責籌畫聖誕晚會，連續幾年邀請鄰近地區大專院校的音樂性社團來萬金表演，從此萬金聖誕節的參與者不再侷限於當地人，高屏地區的大學生和遊客紛紛來萬金體驗不一樣的聖誕節。2008 年時，萬金的聖誕節已經非常不同於 2000 年時的氣氛。越來越多教友家庭在屋外布置了馬槽和燈飾，白天夜晚各有不同風味。隨著萬金聖誕節的知名度越來越高，整個聖誕節期都有外地人在村落街道上漫步欣賞各家的馬槽和燈飾。聖誕夜中午過後越來越多各式各樣的外來流動攤販進入萬金擺攤，傍晚開始來自四面八方的遊客湧入這個山腳下的村莊，夜裡到處萬頭鑽動，聖堂內外擠滿了人潮。

當時，教會為了能向眾多外地前來過節的遊客傳福音，2008 年在彌撒前、2009 年在彌撒後特地針對遊客安排了節目。從 2008、2009 兩年的聖誕節時間表可以發現，子夜彌撒已經從午夜提早到晚上十點半甚至九點就舉行。（表 2）2008 年的「聖誕之樂」在聖堂裡舉行，負責的年輕教友們在台上帶領遊客唱聖歌，也安排教友上台說明聖誕節的意義和分享個人的信仰見證。那一年，教會設計了「祈願卡」發放給遊客填寫他們的願望，在聖誕節過後教會整理這些卡片，並且分給各善會為遊客們的心願祈禱。2009 年的「報佳音：聖誕夜」則是在聖堂前廣場舉行，教友團體在廣場旁教友中心二樓

表 2　2008、2009 年聖誕夜時間表

年度	日期	時間	活動	負責善會
2008	12/24 聖誕節前夕	19:00-21:30	報佳音	主日學道理班
		20:30-21:30	聖誕之樂	職工青年會
		22:00	迎接聖嬰	主日學道理班
		22:30	子夜彌撒	
		24:00	鳴鐘、煙火	
2009	12/24 聖誕節前夕	19:00	報佳音	主日學道理班
		20:30	迎接聖嬰	主日學道理班
		21:00	子夜彌撒	
		23:00	報佳音：聖誕夜	職工、聖詠團
		24:00	聖誕鐘聲平安夜	

的陽台上唱聖歌。然而，這一年的聖誕晚會近乎失控，外地年輕人在台下鼓譟狂歡的音量完全掩蓋了萬金天主教徒想要傳達的平安夜訊息。午夜時分是最讓遊客們期待的時刻，凌晨十二點整聖堂響起清脆的鐘聲，聖堂廣場上方同時綻放美麗的煙火，聖誕夜就在最璀璨（或最混亂）的時刻劃下句點。聖誕夜的觀光人潮一直要到半夜三、四點才逐漸散去。從那時起，聖誕節便已經不再是專屬於萬金天主教徒的節慶。

雖然萬金原有的聖誕節期在儀式展演、物質文化與活動節目等歷經了不同時期的轉變，但是不變的是節期儀式本身即富有精彩的觀賞性、展演性與娛樂性，早年為當地居民在平靜的鄉村生活中點綴過節的歡樂，後來又為眾多的外地遊客提供另類的聖誕節氣氛與體驗。2011 年屏東縣政府成立觀光傳播處，十二月便以「萬金聖誕季」為主題，從十二月三日點燈到聖誕夜為止，在當地舉辦為期近一個月的觀光活動。那年正好適逢萬金天主教開教 150 週年，教會原就計畫盛大舉辦慶祝活動，因此欣然接受了縣政府的活動提案，但是要求必須以教會活動為主體。（表 3）儘管萬金聖誕節早已享有盛名，但是在觀傳處推波助瀾地強力宣傳與行銷之下，吸引的觀光人潮較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觀傳處統計，當年光是聖誕夜那天就有八萬人次湧入萬金。在第一年的成功經驗鼓舞下，縣政府更加擴大規模舉辦，一直到 2016 年聖誕季已邁入第六年。接下來，透過 2011 年至 2015 年的活動節目表（表 4 至表 7）以及 2014 年聖誕季區域空間配置圖（圖 5）探討地方政府主導的新興節慶如何藉由活動安排與空間規劃試圖重構萬金聖誕節期的時間與空間秩序。

表 3　2011 年 12 月 3 日至 24 日「萬金聖誕季：十字的祝福」節目表

日期	時間	節目
12/03（六）	17:00	萬金聖誕季點燈
12/17（六）	09:00	愛鄉福傳自行車巡禮
12/24（六）	19:00	聖誕晚會

表 4　2012 年 12 月 1 日至 24 日「萬金聖誕季：幸福之翼・平安之約」活動節目表

日期	時間	節目	地點
12/1（六）	17:00-21:00	聖誕季開幕 奇美曼陀林音樂會	聖殿廣場
12/1（六） ~12/25（二）	09:00-17:00	聖誕馬槽裝置展	聖母公園
12/2（日） 12/8（六）	09:00-12:00	聖樂饗宴	聖殿廣場
12/3（一） ~12/9（日）	09:00-17:00	花的藝想世界：聖誕花藝展	教友中心
12/9（日）	10:00-15:30	**萬金福傳 151 週年堂慶** 彌撒聖祭、聖母繞境、聖體降福	萬金村 赤山村
12/15（六） 12/16（日） 12/22（六） 12/23（日）	15:00-19:00	聖誕嘉年華：報佳音	聖殿廣場 萬金 赤山 佳佐
12/15（六） 12/22（六）	19:00-21:00	星光咖啡音樂會	吾拉魯滋
12/22（六） ~12/25（二）	15:00-21:00	聖誕市集（縣府招商）	聖殿前
12/24（一）	14:00-22:30	原鄉市集漫遊 咖啡博覽會	吾拉魯滋
	18:30-22:30	平安夜晚會	
	19:00-24:00 19:00-20:30 19:30-21:00 21:00-22:30 22:30-24:00	聖誕晚會 歌手、樂團表演 **迎聖嬰** **子夜彌撒** 歌手、樂團表演	聖母聖殿

表 5　2013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4 日「萬金聖誕季：玫瑰聖誕・愛在萬金蔓延」活動節目表

日期	時間	節目	地點
11/30（六）	17:00-18:00	萬金聖誕季開幕點燈	聖殿廣場
11/30（六） ~12/25（三）	10:00-17:00	萬金聖誕主題館展覽	

12/7（六） ~12/24（二）	每週六日 聖誕夜	萬金聖誕季光雕秀	聖殿廣場
12/8（日）	13:30-15:00	**堂慶聖母遊行**	萬金村 赤山村
12/10（二） ~12/25（三）	10:00-20:00	馬槽文化裝置比賽成果展覽	萬金村 赤山村
12/14（六）	09:00-21:00	屏東原鄉咖啡產業經營輔導計畫成果發表會	吾拉魯滋
12/14（六） ~12/31（二）	15:00-24:00	吾拉魯滋家屋聖誕布置展	吾拉魯滋
12/21（六）	18:00-22:00	草地星光咖啡音樂饗宴	吾拉魯滋
12/21（六） 12/22（日）	09:00-22:00 09:00-14:00	第四屆屏東咖啡評鑑會	吾拉魯滋
12/24（二）	15:00-24:00	萬金聖母聖殿聖誕禮讚暨泰武咖啡一條街活動	吾拉魯滋
	18:30-24:00	天使之音聖誕晚會	聖母聖殿

表 6　2014 年 12 月 6 日至 24 日「萬金聖誕季：愛的約定」活動節目表

日期	時間	節目	地點
12/6（六）	17:30-18:30	萬金聖誕季開幕點燈	聖殿廣場
12/6（六） ~12/24（三）	每週六日 聖誕夜	萬金聖誕季光雕秀	聖殿廣場
12/7（日）	13:30-15:00	**堂慶聖母遊行**	萬金村 赤山村
12/10（三） ~12/31（三）	10:00-20:00	馬槽文化裝置比賽成果展示	萬金村 赤山村
12/13（六）	14:00-17:00	萬金聖誕季 Cosplay 主題派對	萬金村
12/13（六） 12/14（日）	09:00-18:00 09:00-14:00	第五屆屏東咖啡評鑑會暨第一屆咖啡烘焙比賽	吾拉魯滋 活動中心
12/19（五） ~12/31（三）		吾拉魯滋家屋聖誕布置展	吾拉魯滋
12/24（三）	16:00-24:00	泰武咖啡季活動：金色聖誕音樂晚會暨部落市集	吾拉魯滋
	18:30-24:00	天使之音聖誕晚會	聖母聖殿

表 7　2015 年 12 月 3 日至 24 日「萬金聖誕季：百年幸福鐘」活動節目表

日期	時間	節目	地點
12/3（四）	10:30-11:30	2015 萬金聖誕季光雕記者會	屏東縣政府
12/6（日）	13:30-15:00	**堂慶聖母遊行**	萬金村 赤山村
12/8（二）	10:30-11:30	2015 萬金聖誕季活動記者會	聖母聖殿
12/10（四）	17:30-18:30	2015 萬金聖誕季開幕點燈	聖母聖殿
12/11（五）	16:00-18:00	2015 屏東縣集團婚禮 【聖誕光影・幸福婚約】	聖母聖殿
12/12（六） ~12/24（四）	每週六日 聖誕夜	2015 萬金聖誕季光雕秀	聖母聖殿
12/24（四）	18:30-24:00	2015 萬金時代祈福晚會 馬槽文化裝置比賽頒獎 藝人演出 樂團演出 福音歌曲及活馬槽表演	聖母聖殿
	20:10-21:00	**迎接聖嬰**	
	21:00-23:30	**子夜彌撒** **親吻聖嬰**	
	23:30-24:00	夜間光雕秀	

從歷年活動節目表可以發現萬金聖誕季有逐年將活動標準化與儀式節目化的趨勢，如同廖迪生（2011b: 272）曾指出的「外來的觀眾大都並不一定著意活動的宗教意義，他們要看到的是『多采多姿』的民俗表演活動，要求活動在預定的時間及地點舉行，這也把活動的安排標準化」。萬金聖誕季開辦以來，屏東縣政府以文化觀光與地方行銷為導向，也以一套標準化的活動節目安排來吸引遊客與製造話題：每年以聖誕樹主燈點燈開幕、聖誕晚會閉幕，期間的週末安排了各式各樣琳瑯滿目但不一定與聖誕節意義相關的表演節目；2013 年之後加入了在教堂建築立面投射的光雕秀，密集地在夜間播放。我們也可以看到聖誕季將堂慶聖母遊行節目化：2011 年節目表上並沒有列入聖母遊行，2012 年即將萬金 151 週年堂慶列入但包括從彌撒聖祭、聖母繞境到聖體降福完整的禮儀程序，但是 2013 年到 2015 年三年都只標示出堂慶下午的聖母遊行。而聖誕節期的教會禮儀與節慶傳統也越來越受到限縮與改變，原有的聖誕夜宗教儀式被以聖誕晚會為名包裝，報佳音、接聖嬰與子夜彌撒甚至不被列入 2013、2014 兩年的活動節目表裡。到了 2015 年因為教會強烈要求希望恢復教會禮儀的核心地位，縣政府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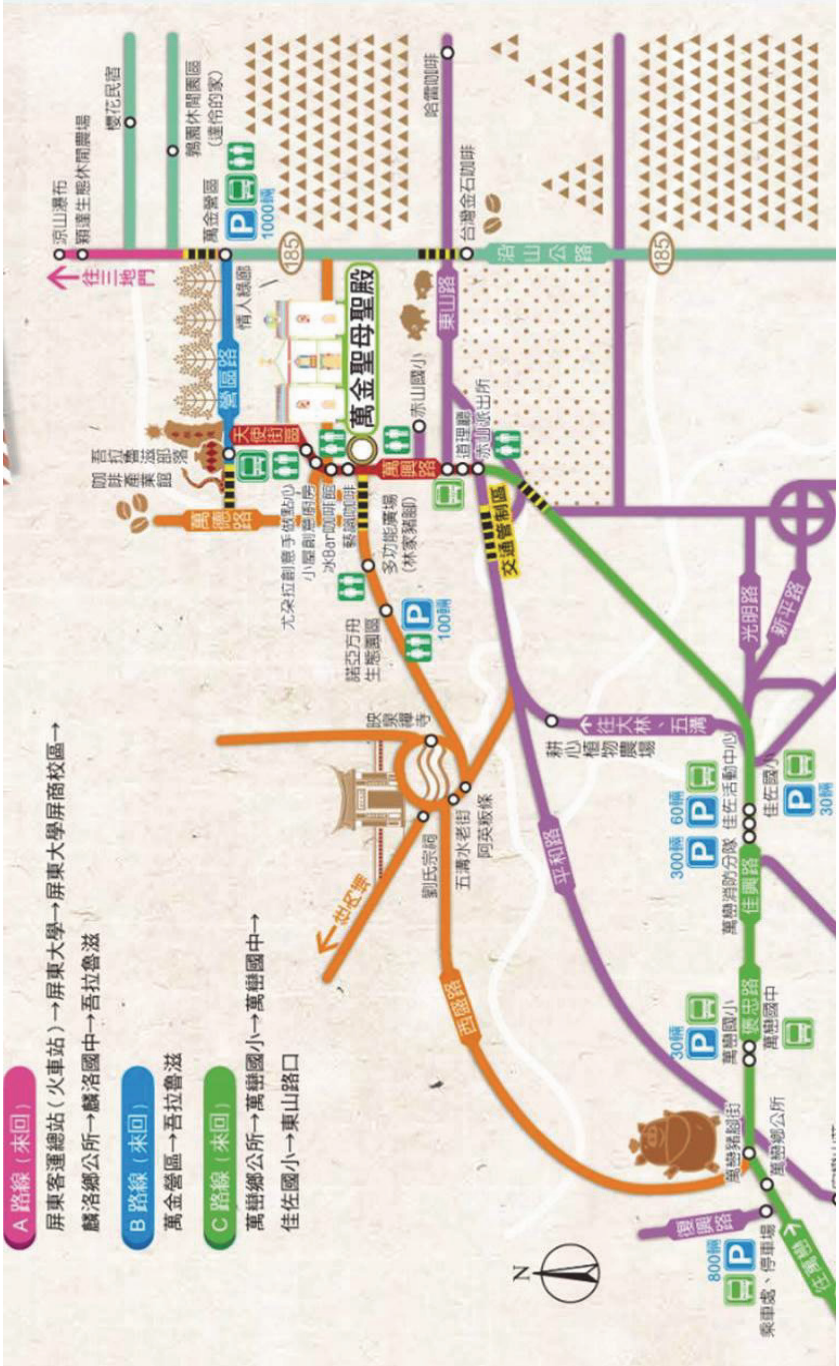

圖 5　2014 年萬金聖誕季區域空間配置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ipingtung/posts/606341789468057）

將開幕點燈延至主保瞻禮結束後舉行，並且避開教會原有的彌撒時間播放夜間光雕秀，聖誕夜儀式也再度被清楚標示出來。

縣政府為了有效調節龐大的聖誕季觀光人潮，除了透過活動節目表標準化聖誕季的時間安排，同時也藉由每年聖誕季的交通疏導管制措施重新配置萬金與鄰近地區的空間機能。（圖 5）教會空間為聖誕季中心，展示每年的聖誕樹主燈，開幕點燈儀式在教堂前廣場搭設舞台舉行，聖誕晚會在教堂後的露天祭台廣場舉行。2013 年之後為了配合光雕秀，教會不在教堂主體立面布置主題燈飾，但教堂與其周圍仍是燈飾最密集的區域。而原來教友家庭自發性地布置馬槽與燈飾的習慣折衷為「馬槽文化裝置比賽成果展覽」，將少數教友製作的馬槽集中放置在教堂空間裡展示。2013 年開始為了避免流動攤販在教堂圍牆邊爭奪擺攤的空間，也為了維持教堂神聖空間的秩序，教會各善會在教堂前圍牆邊布置大型馬槽。2012 年，縣政府基於產業發展與地方振興的考量，在萬金天主堂前人潮匯聚的丁字路口規劃了聖誕市集，展售文創商品與地方農特產品。另外，為了推廣屏東原鄉咖啡產業，規劃了「天使街區」將遊客從萬金連接到鄰近的吾拉魯滋部落去消費與參觀。[5] 我們也可以看到縣政府將地方居民經營的餐飲、民宿、休閒農場等標示在地圖上，以促進沿山地區經濟產業的宣傳與消費。除此之外，因為管制車輛進入萬金，因此在萬巒、佳佐、沿山公路設置大型停車場，遊客必須定時定點搭乘接駁車或是步行進入萬金，而當地居民也必須申請車輛通行證才能入村。每年聖誕季交通管制期間，萬金村民總會抱怨如果沒有通行證，拿身份證證明自己住在萬金也會被警察攔在管制點外不得進入，村長甚至必須在幾個管制點來回奔波證明誰是萬金的村民。

然而，定時定點與標準化的聖誕季時間與空間安排雖然規範了大量外地遊客進入萬金的秩序，但是也為地方社會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後果。開辦至今，每年活動期間湧入數以萬計的觀光人潮，而外地聞風而來的流動攤販更是超過五百個攤位，教堂前丁字路口因人潮與攤販擁擠到寸步難行。第一屆聖誕季時，萬金人在臉書上熱烈討論縣政府對萬金聖誕的宣傳活動，地方居民與教徒對縣政府選擇萬金的聖誕節作為地方觀光的重點之一，感到非常興奮與光榮。[6] 然而，2012 年之後，萬金人的臉書上卻充斥著對聖誕季的負面觀感與批評。當地人發現自己並沒有享受到觀光帶來的好處，取而代之的卻是如同夜市的村落、吵雜髒亂的環境、擁擠不堪的交通、商業化的觀光訴求，不僅阻滯了萬金原有天主教節慶儀式強調在村落街道與公共空間裡的韻律感與移動性，同時也削弱當地天主教徒期待透過報佳音等教會儀式所欲達到的新生與更新的

生命意象以及馬槽所體現的理想的家的意象，使得越來越多教友家庭漸漸不願布置自己的馬槽與燈飾。另一方面，在當地居民嘗試尋找萬金社區的獨特性時，聖誕季的營造一再引發節慶儀式觀光化對當地居民造成的衝擊，以及內部人群因價值立場與利益考量的不同而產生的競爭關係。而且，影響所及不只是萬金本身，連帶也引起鄰近社區間的不同反應，有的社區（如吾拉魯滋）搭上地方產業振興的順風車，有的社區（如成德、五溝、赤山、佳和、萬巒等）卻被更加邊緣化成為吸收人潮、停車場、垃圾場、流動廁所與交通接駁的管制點。

多重的地方認同與社會想像

Doreen Massey 曾指出：「地方」並沒有「一種沒有縫隙、連貫一致的認同，一種每個人共享的地方感。」（Cresswell 2006[2004]: 112）儘管萬金天主教徒在村落居民中佔多數，並且透過歷史悠久循環重複的儀式實踐建構出特殊的地方感，然而並不代表天主教社群內部就有一致的地方認同，更遑論與另有一套儀式實踐的當地民間信仰信徒共享地方感。萬金原有的天主教與民間信仰社群各自早已形成具有高度封閉性的村落傳統組織，雙方在所謂社區的公共事務上並沒有共同的關注興趣。然而，2011 年開始舉辦萬金聖誕季之後，因為所有當地居民不分宗教全都一無例外地被聖誕季籠罩其中，不只是生活品質遭到嚴重破壞，原有的生活節奏與空間秩序更被深刻地攪擾與改變。更多人開始意識到萬金聖誕季已經不只是教會的活動而已，而是「社區」共同的處境，因此也讓地方上原就存在內部差異的「社群」（community）有了發聲的機會。聖誕季就像是萬金人的「文化轉譯介面」（楊弘任 2007），不論是縣政府、萬金天主教會、當地的天主教徒或是民間信仰信徒都得以藉著聖誕季表達各自不同的「地方想像」，不僅是有關聖誕節到底應該是怎麼樣的節慶，同時更是萬金應該是什麼樣的地方的想像。這些多重的地方想像一方面是源自於不同的「地方感」實踐邏輯，如屏東縣政府與萬金天主教會對聖誕節慶的時間空間安排而產生不同的地方感；另一方面則是根植於地方社會中人際與人群間複雜的權力互動關係，當擁有不同生活經驗、價值立場與利益考量的個人面對聖誕季的資源與機會時浮現而出的不同社會想像。

屏東縣政府操作聖誕季有其「文化＝祭典＝地方特色＝觀光資源＝經濟利益與公務績效」的行政官僚思維，因此在節目時間安排與空間管制措施等制度化設計上處處顯示出官方對「地方」去脈絡化的想像。萬金聖誕季在有限的經費資源和制式的行政邏輯運

作中，當地的文化主體被剝奪與邊緣化，當地教友與居民成為與外地遊客無異的節慶奇景旁觀者，而做為信仰核心的天主堂也淪為各式各樣嘉年華活動的背景或配角。然而，萬金天主教會內部對於萬金聖誕季同時存在贊成與反對的聲音，主要癥結點在於教會主體性的問題以及聖誕節的神聖性與通俗化、商業化之間的張力。其實，早在聖誕季舉辦之前，遊客與攤販所期待與營造出的嘉年華狂歡氣氛就已經是萬金聖誕節期裡的嚴重問題，但是因為缺乏公權力介入，無法管制規範遊客與攤販所造成的種種問題，以致於到第二年聖誕季時，教友間流傳著普遍的耳語：「不要做馬槽、不要做燈飾、不要辦聖誕季，這樣遊客來萬金就什麼也看不到。沒有東西可看，遊客就不會來；遊客不來，攤販也就消失了。」即使到現在，仍有教友抱持著如此極端反對的立場。但是，教會與大部分教友並非反對聖誕季，而是希望縣政府在將儀式遺產商品化的同時能夠尊重教會的主體性，並且維持教會儀式與教堂空間的神聖性。

從我們對萬金天主教節期慶典的理解，萬金天主教儀式遺產透過當地教友週期性的身體實踐形塑出對時間、空間與地方的特殊感知與認同。然而，聖誕季卻破壞了地方原有的生活節奏與儀式韻律，對當地教友來說聖誕季在節期秩序上造成最嚴重的混亂就是將聖母慶典納入聖誕季當中。聖母慶典的觀光化與節目化導致主保日的教堂與街道上擠滿了遊客與攤販，聖母遊行不僅得花更久的時間而讓抬轎者疲憊不堪，而當聖母像回到聖堂時抬轎者需要一鼓作氣將聖母轎高舉過頭歡呼進堂，也因四周擠滿了拍照與圍觀的遊客，使得聖母轎無法被順利高舉而險象環生。萬金天主教徒在空間裡的身體感與移動性受到阻滯，種種主觀身體感受上的疲累、窒礙，甚至不若以往的平順都讓他們越發感到儀式的神聖性遭受威脅。

屏東縣政府與萬金天主教會對於聖誕季有各自非常不同的期待與想像，可以 2014 年聖誕季結束後的檢討會為例。當時縣政府方面提出的討論事項包括 3D 光雕秀、停車場、交通動線、攤販、垃圾與廁所等所謂的硬體問題，而教會強調必須「全以天主教會及聖殿為出發考量」，指出光雕秀及各種表演活動缺乏在地特色和聖誕精神，反對政府過度行銷和商業化操作，並且建議將聖誕樹主燈輪流放置在萬金各角頭甚至吾拉魯滋，不僅分散人潮不過度集中在教堂區也能平均分配資源。這些意見都在 2015 年初萬金內部的聖誕季檢討會時提出，當時神父、傳協會會長、各善會會長、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等都出席，也邀請幾位非傳協會理事或非天主教徒的年輕村民參加。到了 2015 年十二月聖誕季時，可以看到納入萬金人意見的幾個重要改變與調整：首先是恢復教會禮儀的神聖性與主體性，活動記者會與開幕點燈都在主保瞻禮結束後才舉行、光雕

秀避開晚上彌撒的時間、將聖誕夜的教會儀式標示在節目表上，並且大量減少不符聖誕意義的表演活動。因此，2015 年萬金教友明顯感受到主保瞻禮時觀光客減少了，聖母遊行比較順利，聖誕季開幕點燈時的人潮也不若往年，甚至連很多攤販也表示遊客比較少、生意差很多。

然而，聖誕季也因政府帶入新的資源，造成社群內部分配不均的問題，突顯出地方居民不同的價值立場與利益考量，衍生出更加複雜的競爭關係，而導致難以化解的緊張和衝突。在聖誕季的眾多爭議裡，社區發展協會和向攤販收租的居民一直是教友和村民責難的對象，因為兩者都牽涉到既得利益與村落街道等公共空間的秩序問題。每年聖誕季的籌備是由觀傳處邀請萬金的本堂神父、傳協會主席、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人開會討論。2012、2013 年的分工大致如下：觀傳處負責對外宣傳、規劃活動，教會負責天主教禮儀與教堂區域的燈飾，而社區發展協會統籌社區與教會的計畫向縣政府申請經費，主要負責執行製作街道的燈飾造景。社區發展協會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在燈飾布置、攤販管理與補助分配等問題上都引起居民與教友的質疑。以燈飾布置為例，聖誕季燈飾由政府經費補助，協會雇人製作。但是，因為社區燈飾製作粗糙、缺乏美感而飽受批評，甚至有傳言說社區並沒有花太多錢做新的燈飾，而是把往年的燈飾拿出來使用，而且因為燈飾集中在協會理事長居住的角頭裡，都讓其他居民產生資源分配不均的疑慮。除此之外，因為協會負責管理公共空間與維護街道整潔，聖誕季時協會能向攤販收取 100 至 150 元不等的清潔費，同時也必須負責清掃聖誕季的垃圾。根據社區的紀錄，2008 年聖誕夜一晚攤販清潔費是兩萬三千元，2009 年是三萬元，2011 年開始舉辦聖誕季之後則更多，極盛時期一個晚上約有五百個以上的攤販。但是，以協會的人力實在無法負荷龐大的垃圾量，以致於常因為清掃不及而受到批評。神父也曾請協會處理攤販佔據教堂圍牆邊的問題，但也因協會沒有公權力無法規範攤販，後來經由警察強制取締，再由善會在圍牆邊布置馬槽之後，逐漸改善了原來混亂的狀況。不管是教會或村民都期待協會能對聖誕季提出整體規劃，然而結果是協會仍無法超越地方的傳統宗教勢力與地域人群的界線提出讓大家都滿意的社會想像。2014 年開始縣政府便不再透過協會統整地方的計畫，協會的說法則是他們沒有參加聖誕季的標案。

當社區發展協會退出聖誕季之後，地方居民的責難指向聖誕季時將住家騎樓或路邊空間租給攤販收取租金的村民。天主堂四周為教友集居，因此可以說大部分向攤販收租者即是教友，但是教會無法規範教友個人的收租行為，每年都在教友內部引發爭

議，幾年來只有教堂門口一個家庭堅持不收租不讓攤販擺攤。其實收租的現象從聖誕季舉辦前的聖誕節期一直都存在，只是區域與情況隨著聖誕季龐大的人潮更加擴大與惡化，尤其是教堂前丁字路口（已被當地人戲稱為「台北商圈」）為攤販必爭之地，並向外擴展至周圍一兩百公尺的住家範圍。街道兩旁的住家向攤販收取越來越高的場地租借費，2015 年的行情最高聽說已經收到聖誕季包月十四萬元的租金，甚至有些攤販在今年擺攤時就已經預付了明年的租金。我認為這種短期獲取暴利的現象和當地人的經濟情況不無關連，大部分村民從事不穩定的零工或小生意、現金來源不足，藉著聖誕季時將空間出租獲利何樂而不為。然而，大部分村民認為只要大家不將家門口出租給攤販，就能夠解決攤販的問題。這樣的想法和拒做馬槽有著非常相似的歸因邏輯，消極的抵制並無法抗拒政府、攤販、遊客等外來力量的進入，反而導致內部人群之間的裂隙、他我的界線更加分明。

另一方面，不只是官方的聖誕季營造將萬金想像為一個同質性的整體，當面對地方上具有強烈自我認同的天主教社群時，萬金的民間信仰群體往往隱身或隱聲於以聖誕節為地方文化的想像建構之中。關於地方上的民間信仰社群對聖誕季的想法，前任村長曾感慨地說：「像萬金這麼偏僻的地方，只有聖堂能吸引人來。」也說：「聖誕季不只是對聖堂好，對地方也好，拜拜的並不會反對。」他本身是民間信仰信徒，前後擔任過三屆村長，長期以來試圖尋找可以代表萬金的地方特色，但是他說想了很多年都找不到。如同他的感慨，大部分萬金的民間信仰信徒也不得不承認萬金的天主教文化正是能夠做為地方特色加以發展的強項。但是，他也指出萬金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缺乏地方菁英或帶有社造理念的公共性社團來主導社區的發展藍圖，而聖誕季因為是以教會聖誕節的慶典為主體，理應由教會負責規畫和縣府討論，讓縣府配合教會而非讓縣府主導，並且不要讓社區發展協會扮演政府與教會的中介。但是，問題就在於縣府、教會、協會之間無法有效協商達成共識。他也表示因為他本身不是教友，只能在村長的職責上改善硬體環境與協調警察等公權力來維護秩序。

2014 年時萬金也曾在「歷史機遇的試誤」（楊弘任 2007：228）過程中終於來到讓許多原本隱身與隱聲的萬金人忍不住現身與現聲的時刻，當時的嘗試超越地方傳統宗教的社群界線，引起許多當地人的共鳴與隨之而來的改變，具體結果是 2015 年聖誕季時教會恢復其部分主體性。2014 年聖誕季期間，當地年輕人開始透過臉書成立許多社團討論聖誕季的影響和問題，希望形成內部共識，並組織實際的掃街行動，維護社區的獨立自主性。有當地居民成立「還給我們平安祭典，不要商業聖誕」臉書活動，活動

目的當中說道：「近幾年因縣政府接手舉辦，原本溫馨的祭典，變調成商業化，失去聖誕節該有的意義，變成大型的觀光夜市，已經造成當地村民的困擾」。[7] 也有當地非天主教徒的年輕人成立「萬金赤山，自己的村莊自己救」的臉書社團，並發起「閉嘴掃地」活動，號召當地居民「用實際行動愛萬金赤山」，[8] 在大型活動之後一起整理環境。不過，這些討論和行動到 2015 年聖誕季時卻又完全消失匿跡了。

當時在臉書上爭論及實際行動的主要參與者後來在 2015 年年初萬金內部自辦的聖誕季檢討會時都被教會傳協會邀請出席。當時主要有三個萬金的年輕人表達了他們對聖誕季的想法，他們的個人本身不僅再現了各自背後擁有的各種社會與權力關係，同時也反映出萬金內部因聖誕季而形成多重的社會想像與地方認同。青年 A 同時是教會理事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聖誕季時作為教會公關與縣政府溝通教會的想法並協調教會團體的表演機會，每年都可以看到他在臉書等網路平台上尋求村民和教友的共識，但效果不彰；青年B雖然是天主教徒，但並不參與教會組織或活動；青年C是民間信仰信徒，鄰近大學的研究生，「閉嘴掃地」活動的發起人。青年 A 與青年 B 分別都在萬金經營具有地方特色的咖啡館和民宿，算是近年來地方上受矚目、有想法的年輕人。2014 年青年 B 與青年 C 因為聖誕季的亂象而在臉書上爭辯到底什麼才是萬金聖誕季，前者認為要恢復過去萬金聖誕節期的氣氛和堅持教會的神聖性，後者認為不要只是批評而是要具體行動（如閉嘴掃地），這些爭辯繼續延續到檢討會上。青年 B 與青年 C 對什麼是萬金地方特色有不同看法：民間信仰信徒的青年 C 說萬金當地特色或宗教特色是什麼可能連當地人都不知道，而天主教徒的青年 B 當場回應說「『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都一直在做的那些事」就是「我們」的特色。而同是天主教徒的青年 A 和青年 B 則是對什麼是聖誕精神有不同想法：兩個人都承認萬金需要聖誕季的資源，但是青年 A 認為聖誕節的通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並沒有抵觸，而青年 B 則反問萬金人到底要的是守護信仰的價值還是錢潮？

我認為三位青年的對話是深具意義的，不僅只是針對當地人想要什麼樣的聖誕季的問題，更是突顯出地方的異質性人群與差異化的地方認同與社會想像。從較長的歷史觀點來看，聖誕節的通俗化與商品化在人們對聖誕節的印象觀感裡早已是陳腔濫調，但也是聖誕節之所以可以以全球化的方式跨文化傳播的重要機制（Miller 1993）。然而，在萬金人與聖誕季的糾葛當中，儘管無法解決商業化、通俗化的趨勢，但天主教社群正試圖摸索出自己對教會節慶的立場與堅持，2015 年不只是教會在禮儀上恢復主體性，許多教友也開始重新製作馬槽。這是當地天主教徒長期以來經由身體反覆實

踐而來的地方感，也是青年 B 強調的「每一年一直都在做」的事情。因此，在這個層次上，我們可以理解身為民間信仰信徒的青年 C 因為並沒有共享和教友一樣的身體經驗和地方感，以致於他會質疑到底什麼是萬金的地方特色。然而，他也有他自己的地方想像，透過實際的掃街行動將他自己的身體與地方連結起來。而青年 A 和青年 B 同樣都是在地青年利用地方天主教文化特色創業的典範，但是因為價值立場與利益考量的不同，也塑造出他們不同的社會想像，前者希望模糊和外界的界線，後者則強調界線的維持。

黃應貴（2016：24）採取 Taylor 的概念重述「社會想像是人們思考社會真實而產生了比智性基模（intellectual schemes）更為廣泛、深沈的想像或圖像」。「界線」是萬金人與外來者互動時衡量拿捏彼此關係的一個重要概念，從 2012 年聖誕季以來，縣政府、外來攤販與遊客都被萬金人想像為外來的威脅力量，雖然無法訴諸理性的語言或文字來描述，但是透過物質文化與身體實踐等機制反映當地人尤其是教友的集體潛意識。我嘗試以 Daniel Miller（1993）的「距離感」（the sense of distance）概念來重新思考萬金天主教徒對外來力量的社會想像為何。Miller 從世界各地聖誕節所呈現的紛雜現象將社會分成兩種理想型（ideal type）：一種是社會概念比較弱甚至缺乏社會概念的例子，聖誕節想要傳遞的訊息是對生命的肯定（life affirmation），強調更新（renewal）與重新納入（reincorporation）。焦點不在家上面，比較多放置在公共領域與街道上；不過，與家領域的距離並不那麼大，而是家延伸至街道上。然而，另一種是社會概念比較強的例子，當社群感受到威脅時，通常會先將家或家庭等基本的社會形式客體化，並企圖維持或重建這個高度地方化的意象。然而，這種保留與封閉的傾向又造成了與支撐此一道德社群的普遍性道德之間的距離。在這些例子裡，一旦家受到保護，便透過禮物交換、宴飲或其他機制更加整合，並向外拓展將更大的範圍併入到一神聖的領域。在這裡，社會（society）而非生命受到肯定。

我認為「距離感」的概念其實也是一種「社會想像」，萬金的聖誕節正介於 Miller 的兩種類型之間。一方面，傳統上萬金天主教徒並不特別強調家庭在聖誕節裡的重要性，透過在街道上移動的報佳音與接聖嬰等教會儀式連結不同的社會與地域單位，以「小耶穌」為核心並以環繞小耶穌的禮儀來象徵新生與更新的生命意象。但是，這樣的生命意象在縣政府主導的聖誕季裡卻越來越受到限制。另一方面，1990 年代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馬槽作為一種「客體化的家」的傾向越來越強烈，但是在聖誕季大量的外來者湧入與商業化的操作之下，馬槽所體現的與世無爭、與自然共存的社會意象也開始

面臨嚴重的考驗。然而，我認為萬金的例子之所以具有啟發性的意義，就在於聖誕季舉辦之後，深刻地改變了當地原有的生活節奏與居住空間，促使更多地方居民開始尋找彼此對話、形成共識的機制，透過論述、行動與實踐不斷動態地調整自己與外在世界的界線與距離，對於所居之地的社會想像不是固著不變的，而是隨著反覆試誤的過程塑造多重的地方認同與社會想像。

結論

本文以 2011 年以來的屏東萬金聖誕季為例，探討節慶儀式作為形塑地方社會的重要機制，在國家的文化資產政策中，揭露出地方社會生活裡的多重地方認同以及當地居民與外來力量之間的「距離感」之社會想像。

在非物質文化資產與地方社會的討論中，胡家瑜（2011）曾提出「邊緣的在地者」概念，說明在全球化所引起的急遽社會變遷之下，許多在政經結構中處於弱勢的邊緣人群透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作為發聲工具，在傳統文化的復振與再造過程裡重新塑造社群認同、強化族群界線。但是，在萬金的例子裡，我認為當地天主教徒並不是為了達到強化族群界線或建構文化認同的目的而將儀式節慶登錄為文化資產，從訪談中得知大部分村民並不知道聖母遊行已被登錄為文化資產。地方教友透過在當地已超過 150 年歷史的天主教信仰與文化形塑自我認同，萬金聖母遊行與聖誕節期原就是具有高度傳承動力的儀式遺產，並不需要國家政策的推動。但是，地方政府帶著振興經濟的產業思維將這些原本就有高度吸引力與知名度的文化資產轉化成觀光資源，萬金的在地特色也因此成為屏東縣政府打造地方社會的文化資本，卻造成地方社會與儀式文化的承載者必須去承擔各種問題。

這些問題揭露出形塑地方社會的多重力量：一是萬金天主教社群透過馬槽、燈飾等物質文化與儀式展演所共構的聖誕節期，一是來自官方的文化資產政策欲結合社區營造的概念，利用原就在地方上實踐的宗教儀式建構出地方獨特性；以上源自地方與來自國家的力量又加上了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外來遊客消費萬金聖誕季中具有「異他性」的感官意象以滿足對異國情調的想像（鄭瑋寧 2010：133-134）。聖誕季時多重力量的匯聚在萬金引發不同層次的矛盾與衝突：首先是地方作為社會生活的場域，聖誕季時遊客和攤販的進入造成的騷擾和破壞讓萬金居民不分宗教都感受到「地方」作為一個整體被消費了。其次是地方作為宗教社群認同的要素，在天主教社群內部引發對象徵萬

金獨特性的文化形式能否商品化的疑慮，此處借用鄭瑋寧對文化形式的定義，是指「傳達一社群共享的信仰和理念之美學形式。」（ibid.: 114）在這過程當中，萬金天主教的文化形式吸引了他者的觀看，而他者的觀看又反過來形成文化形式的內涵。例如，2013年附近的外地民宿業者以打工換宿的方式請來一位彩繪藝術家在當地教友家的外牆牆壁上彩繪聖經故事或是聖母像。社區發展協會的成員也曾提到希望教友在聖誕季過後不要將馬槽收起來，這樣遊客來萬金才有東西可看，但是連當地拜拜的居民都知道聖誕過後馬槽就要收起來，甚至會提醒還沒有收馬槽的教友。從萬金天主教徒的反應可以看到宗教信仰一方面被他們視為珍貴的文化資產，但是又難以接受這些文化形式與神聖象徵被消費。

然而，萬金的例子也突顯出地方社會對於文化資產的理解有其鑲嵌於當地社會關係與文化特色的不同反應，地方社群內部多元與分化的狀況反映出不同的社會想像。我們看到在儀式遺產商品化的趨勢中，地方居民開始討論萬金天主教聖誕節期與聖誕季對於地方的意義、他們成長與居住的地方應該是什麼樣子，並且透過各種實際行動不管是開會也好、掃街也罷，再次用他們的身體付諸行動、身體力行並親身經歷地方的生活空間與節奏，不斷調整與塑造他們的地方認同與社區的獨立自主性，儘管過程反映出的是更加多元化與差異化的地方認同，但是我認為一種不同於過去以宗教信仰界定人群範疇的社群建構與社會想像正在成形，更是一種新的「地方感」正在形塑的重要過程。正如呂欣怡（2014：256）指出的「『社區』並無固定主體，而是一個正在形成（becoming）的過程」。萬金並不等於天主教社群，更重要的是「萬金」一直都在過程中。

附　註

1. 至 2016 年七月為止登錄為民俗及有關文物的 186 項文化資產裡，萬金聖母遊行不僅是唯一一項西方基督宗教在臺灣地方化的信仰文化例證，而且也是該類別裡少數不以特定族群作為文化行動者與傳承者的文化資產。
2. 〈中國時報 A2 全台飆節慶專題-1 破題篇〉，http://jackliaoola.blogspot.tw/2006/03/blog-post_30.html，2016 年 1 月 21 日上線。
3. 如 Adam Kuper（1993）、Orvar Lofgren（1993）、Mary Searle-Chatterjee（1993）等人在英國與北歐的研究。

4. Barbara Bodenhorn（1993）研究的阿拉斯加毗鄰北極海的愛斯基摩聚落裡，改宗基督教的當地人在聖誕節也不是和親密的家人在家裡慶祝聖誕節，而是在村落的公共集會所裡和聚落的居民一起宴飲傳統食物、跳舞和遊戲來慶祝，人們透過參與聖誕節活動強化對社群的認同。

5. 吾拉魯滋部落是 2009 年八八風災之後從泰武鄉排灣族受災部落遷移下山，由紅十字會建立的永久屋聚落。「天使街區」利用原來穿越萬金公墓和台糖保安林的道路，零星布置了聖誕裝飾和燈飾。

6. 2011 年屏東縣政府觀光傳播處甫成立，即主打東港王船祭與萬金聖誕季作為觀光重點。

7. 「還給我們平安祭典，不要商業聖誕」，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813767392012646/，2015 年 6 月 30 日上線。

8. 「萬金赤山，自己的村莊自己救」，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8%90%AC%E9%87%91%E8%B5%A4%E5%B1%B1%E8%87%AA%E5%B7%B1%E7%9A%84%E6%9D%91%E8%8E%8A%E8%87%AA%E5%B7%B1%E6%95%91/581278048683435，2015 年 6 月 30 日上線。「閉嘴掃地」，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26018170981706/，2015 年 6 月 30 日上線。

引用書目

王一芝

2013 〈節慶，讓台灣成為嘉年華島〉。《遠見雜誌節慶專刊》特刊：16-23。臺北市：天下遠見。

王燕

2011 〈試論四種類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與保護方式〉。刊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廖迪生編，頁 173-186。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

王志弘

2011 〈導言：文化治理、地域發展與空間政治〉。刊於《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王志弘編，頁 9-28。臺北市：群學。

朴尚美

2011 〈韓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文化旅遊〉。刊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廖迪生編，頁 75-82。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

呂欣怡

2014 〈地方文化的再創造：從社區總體營造到社區文化產業〉。刊於《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林淑蓉、陳中民、陳瑪玲編，頁 253-29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吳密察

2011 〈臺灣文化行政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刊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廖迪生編，頁 95-108。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

林開世

2016 〈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考古人類學刊》84：77-110。doi: 10.6152/jaa.2016.06.0003

胡家瑜

2011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臺灣原住民儀式：對於遺產政治和文化傳承的一些反思〉。刊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廖迪生編，頁 201-225。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

陳怡君

2001 《「菜瓜藤、肉豆親」：屏東萬金人親屬概念的探討》。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doi: 10.6152/jaa.2013.06.0003

2011 〈宗教經驗的召喚與祖先記憶的重塑：屏東萬金天主教徒的記憶、儀式與認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doi: 10.6152/jaa.2013.06.0003

2013 〈慶典、聖像與地方形成：以屏東萬金的天主教社群為例〉。《考古人類學刊》78：79-106。doi: 10.6152/jaa.2013.06.0003

童元昭

1999 〈屏東平原沿山區域的形成與演變〉。刊於《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曾振名、童元昭編，頁 20-4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楊弘任

2007 《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臺北：左岸。doi: 10.6556/TJSSER.2004.9.5

黃應貴

2016 〈導論：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及社會想像〉。刊於《21 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黃應貴、陳文德編，頁 1-45。臺北：群學。doi: 10.6152/jaa.2017.6.0013

黃瓊慧等

2001 《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鄭瑋寧

2010 〈文化形式的商品化、「心」的工作和經濟治理：以魯凱人的香椿產銷為例〉。《台灣社會學》19：107-146。doi: 10.6676/TS.2010.19.107

廖迪生

2011a 〈「非物質文化遺產」：新的概念、新的期望〉。刊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廖迪生編，頁 5-29。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

2011b 〈「傳統」與「遺產」：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意義的創造〉。刊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廖迪生編，頁 259-282。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

蔡志祥、馬木池

2011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承傳與保育：以長洲島的太平清醮為例〉。刊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廖迪生編，頁 285-298。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

戴炎輝

1979 《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

Amith, Jonathan

2005 Place Making and Place Breaking: Mi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Cycle of Community in Colonial Mexico. American Ethnologist 32(1): 159-179. doi: 10.1525/ae.2005.32.1.159

Bodenhorn, Barbara

1993 Christmas Present: Christmas Public. *In* Unwrapping Christmas. Daniel Miller,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resswell, Tim

2006 [2004]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王志弘、徐苔玲譯。臺北市：群學。doi: 10.1111/j.1467-9272.2006.00585.x

Gupta, Akhil

1992 The Song of the Nonaligned World: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Reinscription of Space in Late Capitalism. Cultural Anthropology 7(1): 63-79. doi: 10.1525/can.1992.7.1.02a00050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1992 Beyond 'Culture': Spac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7 (1): 6-23. doi: 10.1525/can.1992.7.1.02a00020

Jackliaoola

2006 〈中國時報 A2 全台飆節慶專題-1 破題篇〉，http://jackliaoola.blogspot.tw/2006/03/blog-post_30.html，2016 年 1 月 21 日上線。

Kuper, Adam

1993 The English Christmas and the Family: Time out and Alternative Realities. *In* Unwrapping Christmas. Daniel Miller,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ofgren, Orvar

1993 The Great Christmas Quarrel and Other Swedish Traditions. *In* Unwrapping Christmas. Daniel Miller,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iller, Daniel

1993 A Theory of Christmas. *In* Unwrapping Christmas. Daniel Miller,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oi: 10.2307/2804387

Raffles, Hugh

1999 'Local Theory': Nature and the Making of an Amazonian Pla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14(3): 323-360. doi: 10.1525/can.1999.14.3.323

Searle-Chatterjee, Mary

1993 Christmas Car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Britain Today. *In* Unwrapping Christmas. Daniel Miller,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hepherd, John

1996 From Barbarians to Sinners: Collective Conversion Among Plains Aborigines in Qing Taiwan, 1859-1895.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niel Bays,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80/03612759.1997.9952922

Taylor, Charles

2008 [2003] 《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李尚遠譯。臺北市：商周出版。doi: 10.1215/9780822385806-001